

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第二支柱的特点及前景

侯赫男

[内容提要] 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第二支柱是美国新形势下推行全球战略、构建新型联盟的标志性举措。AUKUS第二支柱作为加速三国尖端军事科技融合和政策协调的平台,进一步强化和升级其盟友体系,突出技术政治时代的霸权特征,折射出美国联盟体系在思想理念、竞争议题、构建模式方面迭代升级的新特点。它集中体现了聚焦“竞赢中国”战略目标,设置“非对称性”技术霸权议程,英澳两国主动对接美国战略调整步调的深层逻辑。然而AUKUS第二支柱也面临着美国内政治的内生性问题、盟伴体系结构性矛盾及域内第三方面力量张力等掣肘,其效果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AUKUS第二支柱未来可能向AUKUS+模式发展,拓展极地、深空等战略新空间。

[关键词] 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第二支柱 地区安全 亚太同盟

[作者介绍] 侯赫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研究人员,主要研究美国国内问题、中美关系。

为了巩固霸权,“竞赢”中国,美国拜登政府倾力强化“印太”乃至全球联盟体系。2021年9月15日,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宣布建立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旨在“促进安全、稳定、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增强安全和国防相关的科学、技术、工业基础和供应链更深层次的整合,对冲中国在“印太”地区不断增强

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三国联合声明中称，AUKUS将循两方面的发展路线（“支柱”）以提升三边防御能力。其中，第一支柱是向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攻击潜艇，在军事上构筑包围中国的地缘屏障，瓦解和消减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第二支柱是在 AUKUS 框架下进一步开展合作，以增强三边联合能力和互操作能力。初期合作侧重于网络能力、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和其他海底能力。^①随着AUKUS第一支柱“采取了重大而切实的措施来实施最佳途径”，^②2023年12月2日，美英澳三国国防部长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举行会议，共同宣布了实施AUKUS第二支柱（先进技术支柱）的一揽子合作计划，以期“推动三国共同开展先进军事科技的研发合作，增强三国技术互操作性”。^③其意在围绕一系列尖端军事科技领域的创新研发和技术共享采取强力措施，与中国展开“新权力”的争夺。AUKUS第二支柱是在“大国权力竞争”和“技术政治时代”双重背景下美国推行“印太战略”的关键举措。深刻认识其特点、形成逻辑及局限性因素，对掌握美国推进“印太战略”及其联盟阵营走向具有典型性意义。

一、AUKUS第二支柱的特点

2024年3月，美英澳三国国防部长联合发布的《AUKUS 国防部长联合声明》提出，AUKUS第二支柱聚焦“涉及安全的先进技术”等尖端领

^① “Joint Leaders Statement on AUKUS,” White House, September 15,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9/15/joint-leaders-statement-on-aucus/>.

^② “AUKUS Status Update: Checking in on the Advancement of Pillar II,” United States Studies Center, September 22, 2023, <https://www.ussc.edu.au/aucus-status-update-checking-in-on-the-advancement-of-pillar-ii>

^③ “Fact Sheet: Implementation of the Australia–United Kingdom–United States Partnership (AUKUS),” White House, April 5,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4/05/fact-sheet-implementation-of-the-australia-united-kingdom-united-states-partnership-aucus/>; “AUKUS Defense Ministers Meeting Joint Statement,”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ecember 1, 2023, <https://www.defense.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3604511/aucus-defense-ministers-meeting-joint-statement/>.

域，重点发挥前沿科技协作研发和制度协调平台作用。在AUKUS第二支柱框架内，美英澳三国组建了9个囊括技术和功能的工作组。其中7个涉及特定技术领域，包括海底能力、量子技术、人工智能和自主化、高级网络、高超音速和反高超音速、电子战以及深空雷达合作，2个涉及创新和信息共享，^①包括科学和技术合作、军工整合、军事互操作性和深度合作模式等。在AUKUS第二支柱引导下，美英澳三国政府加紧协调各自资源，最大程度整合三国的军工和科研能力，在专业化组织和巨额资金的加持下开展高新技术合作和信息共享。对此，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的研究认为，“第二支柱的实施，可能会改变游戏规则，确保AUKUS国家未来的军事和经济优势，并重塑这场全球影响力竞争的性质”。^②AUKUS成员国横跨“印太”—欧洲大西洋，以“盎格鲁—撒克逊”血缘关系作为纽带，是美国联盟体系中的“盟中之盟”。尤其是AUKUS第二支柱，围绕推动技术融合、提升产业能力、深化战略协作，以科技创新为基础，以军事技术为牵引，以遏制中国为目标，超越传统军事和防务安全合作范畴，持续强化和升级美“印太”盟友体系，呈现出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一）重提“大科学”理念，建构“新冷战”的思想基础。“大科学”原指那些采用大规模、跨国资助方法展开广泛合作，加速高新技术创造的研究项目。自1945年美国学者万内瓦·布什在《科学：无尽的前沿》一文中首次提出“布什模式”以来，“大科学”逐渐被定义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一种

^① “Fact Sheet: Implementation of the Australia–United Kingdom–United States Partnership (AUKUS).” White House, April 5,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4/05/fact-sheet-implementation-of-the-australia-united-kingdom-united-states-partnership-aucus/>; “US, UK, Australia Announce Trilateral Deep Space Advanced Radar Capability Initiative,” United State Air Force, December 2, 2023, <https://www.spaceforce.mil/News/Article-Display/Article/3604036/us-uk-australia-announce-trilateral-deep-space-advanced-radar-capability-initia/>.

^② “AUKUS Pillar Two: Advancing the Capabilit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United Kingdom, and Australia,” CSIS, July 10, 2023, <https://www.csis.org/analysis/aukus-pillar-two-advancing-capabilities-united-states-united-kingdom-and-australia>.

工具，不仅将基础性研究限定于军事或能转化为军事科技的相关领域，而且将科技与本国实力、经济发展建立联系，使本来客观中立的科学研究成为夸大制度优越性、展开阵营对抗的同义词。自美国“大科学”概念问世以来，先后开展了曼哈顿工程、阿波罗载人登月及“星球大战”等计划，在与法西斯、共产主义阵营战略对抗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是美国战后及冷战期间谋求军事科技霸权的重要抓手。这种以“布什模式”为内核的“大科学”研究的范式和语境，延续并强化了美国的冷战思维，成为在科技领域构建美国主导世界秩序的重要理论基础和思想根源。

AUKUS第二支柱被美国兰德公司(RAND)定性为“大科学”范畴，将其比喻为新的曼哈顿工程，^①凸显其在大规模军事科技创新协作和阵营对抗态势塑造方面的独特作用。AUKUS第二支柱将尖端科技研发项目作为全面提升科技—军事实力的战略抓手。在海底领域，2023年美国国防部要求在AUKUS第二支柱框架下“开发有效载荷以执行特定的三边任务”，^②协调各国独立的无人水下航行器(UUV)计划。三国为此启动了AUKUS水下机器人自主系统(AURAS)项目，以联合开发和部署无人水下航行器，发挥“海上部队的乘数效应”。^③在人工智能领域，将“为未来的战斗能力提供关键的人工智能推动因素”作为目标，分享和协调三国的人工智能模型算法和数据，以“提高人工智能系统的弹性和自主性。”^④在量子领域，三国在制订相应的国家量子战略的基础上，建立了量子安排(AQuA)，以“加

① Marigold Black, “AUKUS as Big Science?” *Rand Research & Commentary*, October 24, 2023, <https://www.rand.org/pubs/commentary/2023/10/aukus-as-big-science.html>.

② “Fiscal Year (FY) 2024 Budget Estimates, Defense-Wide RDT&E Justification Book Volume 3 of 5,”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March 2023, p. 466, https://comptroller.defense.gov/Portals/45/Documents/defbudget/fy2024/budget_justification/pdfs/03_RDT_and_E/OSD_PB2024.pdf.

③ “Fact Sheet: Implementation of the Australia–United Kingdom–United States Partnership (AUKUS),” White House, April 5,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4/05/fact-sheet-implementation-of-the-australia-united-kingdom-united-states-partnership-aukus/>.

④ “Fact Sheet: Implementation of the Australia–United Kingdom–United States Partnership (AUKUS),” White House, April 5,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4/05/fact-sheet-implementation-of-the-australia-united-kingdom-united-states-partnership-aukus/>.

速投资,提供下一代量子能力”。^① AQuA计划将在2025年初开发出新的定位、导航和计时的量子技术,相关技术将使三国在全球定位系统重夺领先地位。同时,AUKUS第二支柱通过不断“泛安全化”科技议题,以维护“自由秩序”,塑造阵营对抗。AUKUS以维护三国“国家安全”为名义,着重突出基础科学和先进技术的安全属性,塑造所谓“科技民主国家”(techno-democracies)和“科技专制国家”(techno-autocracies)之间的对抗,将中国视为影响“印太”地区和平繁荣与稳定的“存在性威胁”,宣称中国同美国迎来了“斯普特尼克时刻”,^②着力夸大中国科技发展对美国乃至地区秩序的颠覆性挑战。美国以“维护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安全稳定”为抓手,将对技术优势的攫取转变为“尊重人权、法治”的民主国家与威权国家的秩序之争。从而建立从产业、经济发展到体现制度优越性的整体性推进路径选择,固化中国是“生存性威胁”的“敌我”身份认知。将AUKUS第二支柱定义为大科学项目,进一步反映出美国在战略思想上霸权护持和冷战思维的属性,这种“新冷战”理念将进一步激化战略对抗烈度,增加“零和”博弈底色。

(二) 强化“一体化”措施,形成“新遏制”的举国体制。为遏制中国不断提升的军事技术实力对自身权力优势地位的冲击,避免传统威慑基础受到侵蚀,美国明确提出了“一体化威慑”概念,^③因应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战争理念和模式变革,采取可信、灵活和强大的方式,将尖端技术、新型作战理念和军事能力有效组合,实现政府的“小投资”撬动社会的“大投入”,以“官民一体”方式遏制任何可能的对手;通过“全政府”“全社会”“全领

^① “Fact Sheet: Implementation of the Australia–United Kingdom–United States Partnership (AUKUS),” White House, April 5,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4/05/fact-sheet-implementation-of-the-australia-united-kingdom-united-states-partnership-aucus/>.

^② Robert Manning, “The U. S. Finally Has A Sputnik Moment with China,”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10/29/us-china-sputnikmomentp-technology-competition-semiconductors/>.

^③ “2022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October 2022, p.4, <https://apps.dtic.mil/sti/trecms/pdf/AD1183539.pdf>.

域”的举国体制，整合所能支配的实力手段应对中国的“威胁”。^①在此战略指导下，美国将统筹AUKUS第二支柱框架下的政策、投资和协作，提升美国综合遏制威慑力量。

一是通过“全政府”加强政策引领。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国会、参联会、军工复合体等都不同程度参与AUKUS第二支柱的实施，以“实现创新科学领域的技术跨越和突破”。美国政府部门组建了两个海外联合指导小组和一个高级官员小组负责全面的指导工作，协调三国在AUKUS第二支柱上的合作。^②在美积极协调和推动下，美英澳三国国防部副部长共同主持国际联合需求监督委员会，确定和验证三国的作战需求。美国政府和立法机关出台了相关措施和法案以配合AUKUS第二支柱的成型。如美国由一个两党小组在2022年成立了国会AUKUS工作小组，一些委员会在2022年和2023年就各种AUKUS相关问题举行了听证会。^③

二是建立“全社会”技术合作机制。美国加快深化政府与商业公司等非政府机构技术合作，充分挖掘新兴技术开发潜力。通过技术遴选和技术预测确立重点支持的产业和关键技术领域，界定社会民间团体的研究方向。2022年出版的美国《关键和新兴技术清单》，将美国的高科技企业和大学科研团队的研究焦点引向了与AUKUS第二支柱密切相关的技术—军事领域；对政府采购等需求侧的创新政策进行调整，为社会民间团体的新产品和新技术提供市场。AUKUS第二支柱着力引进军工企业

^① David Vergun, “Official Says Integrated Deterrence Key to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December 6, 2022, <https://www.defense.gov/News/News-Stories/Article/Article/3237769/official-says-integrated-deterrence-key-to-national-defense-strategy/>.

^② “Readout of AUKUS Joint Steering Group Meetings,” White House, December 17,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12/17/readout-of-aukus-joint-steering-group-meeting/>; “Readout of AUKUS Joint Steering Group Meetings,”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Defense, July 31, 2022, <https://www.defence.gov.au/news-events/news/2022-07-31/readout-aukus-joint-steering-group-meetings/>.

^③ Joe Courtney, “AUKUS Working Group Issues Statement,” *Press Release*, April 6, 2022, <https://courtney.house.gov/media-center/press-releases/aukus-working-group-issues-statement-new-details-trilateral>.

的跨国参与。在军事科技领域，积极推动洛克希德·马丁、安杜里尔工业（Anduril）、谷歌、通用动力、英国航空航天公司和劳斯莱斯公司等高科技和军工领军企业的广泛参与；在网络空间方面，美国国防预算拨款600万美元用于购买商业领域提供的数据，用以支持网络能力发展；整合社会民间团体技术创新要素资源，形成技术、资金、人力和设施资源的军民流通，以消除研发过程中的资源掣肘。作为“AUKUS创新计划”的一部分，美国国防部计划耗资500万美元开发“人工智能发展研究所”项目，^①其中美国政府只负责很小的一部分，剩余的部分则由高校研究机构、高科技企业以及医院等多元主体负责。

三是探索“全领域”，开展一体化威慑。在AUKUS第二支柱牵引下，美国构建多领域、全方位的技术—军事战略威慑体系，统合“拒止性威慑”与“惩罚性威慑”。^②着眼于混合战、系统战的新作战范式，AUKUS第二支柱打造从核技术、常规导弹技术到电子战、信息技术贯通军事各层面的“军事一体化”威慑，探索高超音速武器、远程精确打击、无人水下平台、高能激光器和电子战平台等军事技术。2023年7月，三国空军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承诺将共同开发使用电子战E-7楔尾平台（Wedgetail）^③、拓展南十字架综合飞行研究实验（SCIFiRE）和高音速国际飞行研究实验（HIFiRE）项目，服务三国高超音速武器研

^① “Fiscal Year (FY) 2024 Budget Estimates, Defense-Wide RDT&E Justification Book Volume 3 of 5,”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March 2023, p. 409, https://comptroller.defense.gov/Portals/45/Documents/defbudget/fy2024/budget_justification/pdfs/03_RDT_and_E/OSD_PB2024.pdf.

^② 1959年，格林·斯耐德（Glenn H.Snyder）根据威慑的性质与手段，将威慑分为拒止性威慑和惩罚性威慑两种类型，拒止性威慑指向被威慑方表示，威慑方不能或无力采取破坏现状的行为；惩罚性威慑指向被威慑方表示，如若被威慑方采取破坏现状的行动，威慑方既有能力，也有决心对其实施大规模破坏。

^③ “Wedgetail Trilateral Joint Vision Statement Signed at Royal International Air Tattoo,” The UK of Secretary of the Air Force Public Affairs, July 17, 2023, <https://www.af.mil/News/Article-Display/Article/3460040/wedgetail-trilateral-joint-vision-statement-signed-at-royal-international-air-t/>.

发。^① AUKUS第二支柱还整合先进能力项目开发、信息共享、国防工业基地整合、出口管制改革推进、网络空间韧性等领域,以实现“功能一体化”威慑。2024年4月、7月,美英澳三国两次召开先进能力产业论坛,以促进先进能力的开发和交付,并促成海军供应链的关键供应商进行网络安全合作,提高网络韧性。^②

(三) 迭代“小多边”网络,构建“新威慑”复合盟伴。AUKUS第二支柱凭借更强大的战略潜力和更高效的行动协调能力,成为美国全面优化和升级盟友战略的重大举措,被美国前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ell)视为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战略创新”。^③

一是建立模块化的议题联盟,突出科技议题的牵引作用。AUKUS第二支柱将先进技术“武器化”,借助同盟机制整合国防与技术资源以对华实施“综合威慑”。美国整合了“印太”地区的“防务工业基础和防务供应链”,^④加速盟友的国防创新能力建设,整合先进技术以保障作战需求。同时通过以量子通讯、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牵引,在美国主导下,三国大力开展深入协作,扩大和加速敏感信息共享,巩固其在尖端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从而通过科技议题的嵌入,有效地整合了科技联盟与地缘安全联盟。AUKUS第二支柱把对华科技竞争和战略博弈的复杂问题进行分解,每个模块具有不同的属性和

^①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nounces New Allied Prototyping Initiative Effort With Australia to Continue Partnership in Developing Air Breathing Hypersonic Vehicles,” *DOD Press Releas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November 30, 2020, <https://www.defense.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2429061/department-of-defense-announces-new-allied-prototyping-initiative-effort-with-a/>.

^② “AUKUS Defense Ministers Meeting Joint Statement,”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Defence, December 2, 2023, <https://www.minister.defence.gov.au/statements/2023-12-02/aukus-defense-ministers-meeting-joint-statement>.

^③ Sarah Canales, “AUKUS ‘Most Important Strategic Innovation’ as China Looks to ‘Break’ Australia: US President Joe Biden Advisor Kurt Campbell,” *The Canberra Times*, December 1, 2021, <https://www.canberratimes.com.au/story/7533455/aukus-not-doomed-to-fail-as-china-wants-to-break-australia-biden-advisor/>.

^④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White House, February 2022, p.13,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

特点，但同时又能进行不同程度的协调和组合，构成了美国同中国进行大国竞争的联盟图景。

二是构建小多边的复合型联盟，提升反华“联盟网络”的机动性和灵活性。美国在“印太”地区推进小多边盟友机制作为传统多边机制的重要补充和替代，AUKUS第二支柱框架体现出多方面的优势作用。其一，突出灵活高效，聚焦于防务技术合作，使联盟内部的运作更具灵活性和互操作性。其二，突出降低成本，AUKUS第二支柱项目由三方共同参与，改变了以往由美国主导，盟国配合的主从模式，极大地降低了美国维系联盟体系的成本投入。其三，突出共识牢固，不断强化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相同的盎格鲁—撒克逊身份认同、美国主导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价值认同，将中国视为最大的对手的威胁认同，共同促进了强关系纽带的形成，这是美日印等基于战略需要而形成的联盟所无法替代的。

三是整合全球科技战略资源，塑造阵营化遏制中国的新态势。美国为了整合全球盟友力量与资源共同服务于遏制中国的目标，开始推动“印太战略”与“新大西洋主义”的融合。但在北约难以实现全面“印太”转向，构建横跨欧亚军事同盟的目标尚未成势的背景下，突出AUKUS第二支柱在军事科技和研发领域的战略支点和先导作用，将英国作为欧洲重要的地缘力量和先进技术能力的掌握者，同时凸显澳大利亚作为“印太战略”中的“南锚”地位，补齐了澳大利亚军事科技领域的短板，实现“欧洲—大西洋”和“印度—太平洋”两大地缘板块，尤其是军事科技领域的链接。通过打造更为灵活的政策机制，以先进军事技术合作，提供互操作培训为重点，推动两大地缘板块资源和力量的聚焦。把美国自身对中国在军事科技领域领先的焦虑传导到北约以及欧洲内部，将“中国威胁”和亚太相关议题广泛融入北约和欧洲议程，逐步引导欧洲和北约进一步在军事战略

和规范层面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把AUKUS第二支柱加速打造成为推进北约亚太化的尖端技术“先导平台”，进而推动“印太”地区“轴辐体系”向“盟伴体系”升级，为北约深入“印太”提供良好的军事与战略基础。^①随着AUKUS第二支柱推进的不断深入，美国主导的“阵营化”遏制力量将进一步抬升。

二、AUKUS第二支柱的实践逻辑

随着AUKUS第二支柱的快速推进，其构建的逻辑主线逐步显现。美国追求的是聚焦“竞赢中国”战略目标，联合“印太”区域内的盟友，以应对中国崛起和军事技术实力提升所带来的“威胁”。同时突出了“技术政治时代”特征，锚定技术权力“非对称性”霸权优势，全面升级尖端军事科技战略导向，巩固和扩大其战略威慑和遏制阻断的新权力基础。英澳两国则出于各自战略利益和现实需要，主动对接美国战略调整步调，强力助推AUKUS第二支柱的具体实施。

（一）服务于竞赢中国的现实战略需要，为推出AUKUS第二支柱提供原动力。基于权力政治的霸权护持是美国战后全球战略的一条主线。对于潜在敌手的威胁认知和相对权力优势下的自身实力评估是美国确定国家战略目标的核心要素。^②在美国的战略认知中，只要对手在经济、军事和科技领域与其差距缩小，便会对自身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必须通过相应的战略选择来维持竞争优势，确保自身安全。战后，美国历次战略目标调整都紧紧围绕着威胁认知和国家实力的改变。因此，美国基于优势地位的战略算

^① 徐若杰：《北约战略转型：动力、趋势和政策影响》，《欧洲研究》，2022年第5期，第73页。

^② Melvyn P. Leffler,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National Security,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old War: National Security,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old Wa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eptember 2, 2013.

计是其战略目标调整的原始推动力。

随着中国国力的迅速提升以及国际格局的“东升西降”，美国开始重新认识中国实力以及自身优势。中国2023年GDP总量17.8万亿美元，占美国GDP总量超过了60%。^①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方面已经超越美国。^②特别是中国的军事工业优势，被美国视为其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韧性的威胁。中国在国防、机器人、能源、生物技术、先进材料和其他重要科技领域的44项关键技术中，有37项取得了“惊人的领先”。^③中国的技术优势打破了美国全球技术垄断地位，进而冲击美国对全球格局以及国际规范的主导权，从根本上削弱美国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预算、采购和技术控制的总体管理模式逐步走向僵化，极大地阻碍了美国国防技术的创新。美国政府对先进技术的主导权正逐步被商业企业所取代。科研机制碎片化，工业制造产业空心化严重，工业和高科技制造业基础逐渐被掏空。中美实力对比的此消彼长使美国政府和战略界越来越认定，中国是“唯一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又越来越多地拥有重塑国际秩序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能力的竞争对手”，^④必须“寻求能够更好平衡短期与长期目标的方法”。^⑤

为在遏制中国的战略竞争中取得优势，美国战略重心不断向“印太”地

① “GDP (Current US\$),” World Bank, June 30, 2024, <https://datacatalog.worldbank.org/search/dataset/0038130/GDP-ranking>.

② Lowy Institute, “Asia Power Index 2023 Edition,” <https://power.lowyinstitute.org/data/diplomatic-influence/>.

③ Alexandra Caples, Jamie Gaida, and Danielle Cave, “AUKUS: Three Partners, Two Pillars, One Problem,” June 6, 2023, <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aucus-three-partners-two-pillars-one-problem/>.

④ “2022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October 27, 2022, p.3, <https://media.defense.gov/2022/Oct/27/2003103845/-1/-1/1/2022-NATIONAL-DEFENSE-STRATEGY-NPR-MDR.PDF>;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White House, October 12, 2022, p.23,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

⑤ Ashley Townshendet et al., “Correcting the Course: How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Should Compete for Influence in the Indo-Pacific,” The United States Studies Centre,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August 27, 2021, <https://www.ussc.edu.au/correcting-the-course-how-the-biden-administration-should-compete-for-influence-in-the-indo-pacific>.

区转移,强化美日和美韩联盟,激活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扩大七国集团(G7),倡导“民主十国”联盟(D10),借推动北约“印太化”将欧洲力量引入“印太”地区,打造全新的联盟体系与“统一战线”,全方位围堵中国。尤其是聚焦“印太”地区和尖端军事科技领域,叠层构筑遏制中国的联盟、对话机制和工作组,将联盟资产对遏制中国的特殊作用挖掘到极致。因此,基于对“权力流散”和“权力转移”的恐惧,美国主导建立的AUKUS第二支柱,强化“竞赢中国”战略目标,联合“印太”区域内的盟友,全面升级前沿军事科技战略导向,是对中国的威胁感知的升级和对自身实力恶化焦虑的集中表现。这种威胁认知和战略焦虑的持续强化,构成AUKUS第二支柱深化升级的强烈动机。

(二) 锚定谋求“非对称性”技术霸权议程,为推出AUKUS第二支柱提供牵引力。进入21世纪以来,以多域空间融合为特征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全新塑造了全球结构性权力,也深刻影响着全球权力争夺和地缘政治经济格局。新科技革命不仅在新质生产力要素和新空间资源等方面催生新权力的来源,而且也成为拓展和提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传统权力基础的重要支柱。国际权力的基础正被技术权力所替代,国际权力支柱发生以技术权力为中心的结构调整。这一权力结构的质变推动国际政治世界正在从“地缘政治时代”向“技术政治时代”转变,围绕新技术权力的国际战略布局已全面展开。

美国为维护 and 巩固既有霸权地位,将争夺战略空间的国际权力竞争逻辑延伸至科技“新大陆”,打造技术霸权成为支撑传统霸权体系的核心支柱。中国的技术崛起使中美在国际体系层面出现了难以调和的“结构性矛盾”。在此战略认知推动下,美国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明确宣称,“技术是当今地缘政治竞争和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关键和新兴技术有

望重组经济、改造军队和重塑世界”。^①而后发布的《美国国防战略》也宣称，美国将加大对人工智能、通信网络技术、太空技术等全球高新技术的研发和试验，在尽早获得所需的新领域关键技术的前提下，建立美国的持久优势。^②

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美国强调建立以“技术安全信任体系”为基础的技术联盟，企图重塑技术安全与规则体系，掌握新一代基础设施、技术供应链和科技创新的主导权，形成“分层金字塔”的技术霸权体系。英、澳两国拥有与美国高度一致的“自由民主”的价值体系和“盎格鲁—撒克逊”血统，在美国信任等级中居于核心地位。AUKUS第二支柱作为关键性举措，可以充分整合盟友力量，更好地服务于这一目标。同时不断推进盟友间的技术互操作性，发挥全域联合作战模式的综合效能。提升技术互操作性将显著填补盟友间能力短板，增强合法性和安全性，是确保综合威慑效能的基础与关键。AUKUS第二支柱将投入和研发重点界定为人工智能、量子技术、超高音速武器等同军事国防密切相关的前沿领域，着力提升这些领域的互操作性，在推动人工智能决策、空军装备整合、海军演习与部署等方面起到乘数效用。可以说，AUKUS第二支柱成为美国在“技术政治时代”推行全球范围的技术联盟的新样板，起到了示范和牵引作用。

（三）英澳两国主动对接美国战略步调，为推出AUKUS第二支柱提供助推力。基于美国联盟战略的传统和地缘政治现实压力，拜登政府将盟友

^① “The 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White House, October 12, 2022, p.3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

^②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October 27, 2022, p.19, <https://media.defense.gov/2022/Oct/27/2003103845/-1/-1/1/2022-NATIONAL-DEFENSE-STRATEGY-NPR-MDR.PDF>.

视为美国“最重要的战略资产”，^①试图将AUKUS打造成为美国推行“印太战略”的战略枢纽和重要牵引，形成以“盎格鲁—撒克逊”盟友为核心的多圈层战略同盟网络和反华“统一战线”。尤其是AUKUS第二支柱框架，重点强调美英澳三国在“涉及安全的关键技术”等更加敏感领域的协作，远远超出“印太”地区既有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四方基础设施协调小组”“蓝点网络”等机制的协作范围，更加凸显了AUKUS第二支柱在技术联盟体系中的核心位置。在美国的主导下，英澳政府均将视其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动迎合和对接美国战略步调，为AUKUS第二支柱的推行奠定了关键的基础。

英国积极参与AUKUS第二支柱，既符合“全球英国”的战略方向，同时又可以在未来的军事科技竞争中谋得更大的战略主动权和利益议价权。英国为重塑大国形象，谋求在全球事务中保有更大影响力，积极推行“全球英国”战略、“印太倾斜框架”，强调“印太地区对英国的经济、安全以及支持开放社会的全球抱负至关重要”。^②在“全球英国”战略指导下，英国紧随美国战略调整步伐，积极参与AUKUS第二支柱，凭借自身军事工业强大和军事技术先进的优势地位，通过参与美国主导的未来国际技术秩序塑造，提高联盟体系中的互操作性，为英国科技创新和军事安全领域赢得更多战略主动。与此同时，参与AUKUS第二支柱有利于英国借助美国的先进技术资源和制度优势，进一步提升和巩固自身的军事技术优势，“助其在竞争日益激烈和不稳定的战略环境中保持技术和军事优势的能力”。^③值得注意

^① “The 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White house, October 12,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10/12/fact-sheet-the-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

^② “Integrated Review Refresh 2023,” UK Majesty’s Government, March 13, 2023, p.40,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integrated-review-refresh-2023-responding-to-a-more-contested-and-volatile-world>.

^③ “Defence Command Paper 2023: Defence’s Response to A More Contested and Volatile World,” The UK Ministry of Defence, October 2, 2023,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defence-command-paper-2023-defences-response-to-a-more-contested-and-volatile-world>.

的是，英国在创立AUKUS第二支柱的过程中，充分利用自身在英美传统战略盟友的特殊地位，积极影响作为英联邦成员的澳大利亚，在美国联盟体系中充当“维护者”“串联者”的独特角色，进一步巩固了英国在美国联盟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澳大利亚在2023年4月的“国防战略审查和国防声明”明确阐释，AUKUS第二支柱是“澳大利亚获得不对称优势”的关键。^①为达到加入AUKUS第二支柱的要求，澳大利亚通过先进技术合作，增加科研投入和科技人才培养，以进一步提升“自主防御”能力。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明确表示，AUKUS第二支柱“汇集资源并结合各自优势”，将减少本国“受胁迫的脆弱性”，从而“减少冲突”。^②另一方面，AUKUS第二支柱也为澳大利亚提供了梦寐以求的机会，有利其提升国防工业能力，增强自身防务水平，提升对地区事务的影响力。

因此，在美国全力推动下，澳英两国出于各自战略利益诉求、制度偏好及血缘文化传统影响，达成“集中集体力量，以促进共同的利益和阻止共同的威胁”，“与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一起发展和捍卫“可信赖的关键供应链和技术规则”^③的战略共识。AUKUS第二支柱突出强调的军事前沿科技的合作机制以及对相关技术的设定，正是这一共识的具体体现。

三、AUKUS第二支柱的制约因素

在大国战略博弈加剧的背景下，尽管美国将AUKUS第二支柱作为加

^① “2020 Defence Strategic Update,”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Defence, July 2020, p.72, https://www.defence.gov.au/sites/default/files/2020-11/2020_Defence_Strategic_Update.pdf.

^② The Hon Richard Marles MP, Addres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https://www.minister.defence.gov.au/speeches/2022-07-12/address-center-strategic-and-international-studies-csis>.

^③ Joseph Biden,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March, 2021, pp.6-9,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

紧实施“印太战略”、同中国战略竞争“关键十年”的重大举措,但其战略潜力和创新功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以实际发挥,仍然面临诸多方面的掣肘。

(一) 美国国内对AUKUS政策的支持延续性不足。AUKUS第二支柱是一项雄心勃勃,时间跨度长达数十年,涉及战略、产业巨大调整和巨量资金投入的议程,美国继任政府能否像拜登政府一样对其保持热情存在较大不确定。当前美国政治社会高度极化,两党之间形成“否决型”的政党轮替,对外政策形成“钟摆效应”。新任总统上任后对前任的对外政策持一概否决的态度,政策很难保持连贯性。2024年美国大选,如果特朗普获胜,美国对外政策势必面临大幅度调整,很难保证AUKUS联盟将以现在的形式存在。即使民主党政府继续连任,短期的利益博弈也可能对其产生巨大影响。^①

英澳两国也同样存在政策延续性问题。就澳大利亚而言,尽管AUKUS获得两党政治支持,但出于对民生投入的考虑,国内民众能否长期支持严重存疑。仅AUKUS的第一支柱花费就高达3680亿澳元,更不用说长期技术合作的第二支柱。民意调查显示,澳大利亚民众对AUKUS整体的支持已在减弱。^②而对于脱欧后经济增长相对疲软的英国来说,乌克兰危机的持续使其面临在欧亚和“印太”两线作战,在经济和预算压力下,英国可能被迫对军事相关的项目做出重新选择,其对AUKUS第二支柱支持参与将打折扣。

(二) 僵化的国防出口体系限制了关键技术合作能力。《美国国际贸易条例》(ITAR)以及美国对外军售(FMS)程序成型于美国军事技术占据绝对优势期间,目的是通过限制武器出口和敏感技术转让,保护美国的领

^① “Top Republican Blocks Biden’s Nuclear Submarine Pact in Bid for More Defense Dollars,” *Politico*, July 21, 2023,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3/07/21/top-republican-blocks-bidens-aukus-pact-00107480>.

^② “Question: AUKUS,” Lowy Institute, 2023, <https://poll.lowyinstitute.org/charts/aukus>.

先地位。相关出口管制政策一直以来并未调整，越来越成为美国与英澳进行工业和技术合作的阻碍。例如在管制对象上并未区分盟友、伙伴、中立或敌人，导致澳大利亚同塞内加尔一样被施加同样的管制力度。^①英国每年需要花费至少5亿美元以遵守《美国国际贸易条例》。^②同时在管制标准上未区分优先度和重要性。商用阀门同导弹的制导系统具有相同的管制等级。^③这些都将显著抑制美国在AUKUS第二支柱框架下与盟友在尖端技术方面的合作。

(三) AUKUS第二支柱将直接考验美国的联盟管理。美既想推动北约盟友加入针对中国的大国竞争，又想通过AUKUS第二支柱限制北约其他盟国共享前沿军事科技创新研发的红利，甚至直接伤害盟友的现实利益。这种极端自私行为必然使AUKUS成员与其他联盟成员的矛盾难以解决。此外，美国“科技保护主义”的产业政策体系也不断削弱盟友的尖端技术产业基础。^④2021年拜登上台以来，先后签署了《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等一系列法案和行政令，大力强化对芯片产业及其他先进科技的支持措施，吸引技术供应链和STEM人才流入美国，英澳等国家的科技企业和人才流向美国，严重冲击了英澳两国的科技研发和工业基础，背离了AUKUS第二支柱的初衷。因此，AUKUS第二支柱将不断受到各种内生性矛盾和问题的困扰，最终其效能不但会在一定程度上被对冲和抵消，更可能成为美国推行全

^① Tom Corben, “RUSI-NSW 2022 Seminar AUKUS a Year on,” November 26, 202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ZFE29A9CRA>.

^② Deborah Cheverton, “Export Controls: A Surprising Key to Strengthening UK-US Military Collaboration,” *New Atlanticist*, June 7, 2023,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export-controls-a-surprising-key-to-strengthening-uk-us-military-collaboration/>.

^③ Tom Corben and Dr William Greenwalt, “Breaking the Barriers: Reforming US Export Controls to Realise the Potential of AUKUS,” May 17, 2023, <https://www.uscc.edu.au/breaking-the-barriers-reforming-us-export-controls-to-realise-the-potential-of-aukus#footnote-def-143>.

^④ Ashley Townshend et al., “Averting Crisis: American Strategy, Military Spending and Collective Defence in the Indo-Pacific,” August 19, 2019, pp.22-25, <https://www.uscc.edu.au/averting-crisis-american-strategy-military-spending-and-collective-defence-in-the-indo-pacific>.

球联盟战略新的挑战。

(四) 东盟国家间的自主性倾向牵制和对冲AUKUS进程。美国推进AUKUS第二支柱,将“印太”与欧洲盟伴相联系,形成“弱边界”“超区域”的地缘领域,^①推动跨区域合作形成合力以遏制中国,逼迫东盟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使得东盟国家寻求自主性的努力与域外权力干预之间存在持续性的张力,显著加剧了东南亚地区国家间的分化。东盟国家普遍担忧和警惕“东盟中心地位”遭受侵蚀甚至被替代,在地区安全事务上被边缘化,沦为中美竞争的“牺牲品”。出于“中立和平衡”的战略文化传统,东盟多数国家对于美国强势介入和AUKUS第二支柱的建立,普遍表现出审慎和质疑的态度。同时,部分东盟国家也对短期和长期利益作出理性权衡,积极在中美博弈中寻求“第三条道路”或“新中间地带”,试图将东盟注意力引向海洋争端、航行自由、资源保护和打击犯罪等更为迫切的地区事务,以增强自主性和凝聚力,在一定程度上对AUKUS第二支柱整体效能的发挥形成对冲。

结语

出于对中国综合国力,特别是军事技术实力提升的战略焦虑,美国在“印太”地区加紧重塑军事—技术立体化威慑力量。AUKUS第二支柱作为牵引和示范,美国及其核心盟友重启冷战思维范式,强化中国的威胁的共识,共同推动尖端技术领域“大科学”项目的研发共享和合作,以期整合AUKUS三国的资源和优势,在“涉及军事的先进技术”领域形成对中国“战略阻断”,巩固美国的战略优势和领先地位。

从短期发展目标来看,AUKUS将改善美国与英国和澳大利亚在电子战

^① 刘艳峰:《东盟国家对美国“印太”小多边框架的认知及反应》,《现代国际关系》,2024年第6期,第106页。

平台、水下无人航行器等领域的互操作性,促进美国和合作伙伴之间的军事技术力量整合,并重塑三国国防和安全应用的架构,具有形成“盎格鲁—撒克逊”的技术创新和防御体系的潜力。为此,美国战略界建议,要进一步优化政策和法律法规,放宽对盟友的武器出口与技术转让限制,简化出口管制的流程和程序,厘清行政部门的自由裁量权等等,为联合开发奠定基础;^①尽可能地平衡三国在核心利益上的分歧,谋求遏制中国的最大公约数。^②尽管如此,AUKUS第二支柱实质运行和效能的发挥,仍然面临着美国国内政治内生性问题、盟伴体系的结构性和域内第三方力量等不同层面的掣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从未来趋势来看,AUKUS可能朝AUKUS+模式发展。在成员国上,加拿大和新西兰可能作为准成员国加入其技术合作。加、新两个国家与澳大利亚同为英联邦国家,与美国长久保持密切的安全关系,既是“五眼联盟”的成员,又都参加了北美航空航天防御司令部(NORAD),同北约也有着紧密的联系,是美国维系霸权的基石。AUKUS第二支柱的非核性质,也为新西兰参加AUKUS第二支柱技术合作打开了大门。特别要注意的是,美国还积极拉拢日本加入AUKUS。美国五角大楼官员表示,由于日本的优势以及与AUKUS三个国家的密切防务伙伴关系,正在考虑与日本在先进能力项目上开展合作。^③在合作领域上,极地、深空领域的技术合作将可能是AUKUS第二支柱拓展重点。随着北极海冰加速消融,北冰洋作为重要航道的战略地位和价值凸显,加之加拿大对中国和俄罗斯在北冰洋的活动存在

^① Tom Corben and William Greenwalt, “Breaking the Barriers: Reforming US Export Controls to Realise the Potential of AUKUS,” May 17, 2023, <https://www.usssc.edu.au/breaking-the-barriers-reforming-us-export-controls-to-realise-the-potential-of-aukus#footnote-def-143>.

^② Bruce Jones et al., “Around the Halls: AUKUS Defines An Emerging Alliance at Sea,” Brookings Institute, May 15, 2023,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around-the-halls-aukus-defines-an-emerging-alliance-at-sea/>.

^③ “AUKUS Partners Consider Cooperation With Japan,”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pril 8, 2024, <https://www.defense.gov/News/News-Stories/Article/Article/3734336/aukus-partners-consider-cooperation-with-japan/>.

严重的安全焦虑，AUKUS第二支柱未来很可能涵盖北极。同时，对太空空间资源的争夺也将趋使美国更加重视建设以太空为基础的新威慑能力，确保美国利用外太空资源开发利用的权力。

总之，AUKUS第二支柱是美国新形势下推行全球战略，构建新型联盟的标志性举措。美国以AUKUS为重要战略抓手，聚焦长期霸权护持，以竞赢中国的战略目标，值得高度关注。■

（责任编辑：吴兴佐）